

# 多语背景下大学生英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斯琴格日乐

集宁师范学院, 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12000;

**摘要:** 语言迁移 (transfer) 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研究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六所高校的 1123 名非英语专业有多语背景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过程中的母语迁移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 这些大学生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过程中, 不仅有来自母语和汉语的负迁移, 还有正迁移; 蒙古语的完成体有标记形式的正迁移相对少, 完成体标记 “-čixa, -čixe” 没有产生积极影响; 蒙古语的过去时对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 大学生; 英语习得; 语言迁移

**DOI:** 10. 64216/3104-9702. 25. 03. 019

## 1 研究背景

语言迁移 (transfer) 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也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transfer 一词的词源可追溯到 17 世纪末期的法语 transférer 或拉丁语的 transferre, 原意为移动、转移到另一地方, 延伸意义为词汇或词组的变化。前人研究总结出过渡语系统是介于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一个随着学习者的习得过程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 它会逐渐向目的语接近、靠拢。本研究的中心问题——语言迁移也是大学生在习得英语中构建过渡语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 由于本研究中的学习者有多语背景, 因此他们的过渡语更为复杂, 它涉及到了 L1 和 L2 两种语言的语言特征及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内蒙古地区的多语背景大学生在英语习得过程中会产生来自本民族语和汉语的迁移现象。笔者在十几年的英语教学过程和问卷调查中发现, 受试学习者有内外动机差异较大、不善于表达、缺乏自信心等特点。这些无疑加大了英语学习的难度。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我们必须从多语背景的大学生本身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能力着手分析, 了解他们已掌握语言的程度和规律和三种语言之间的迁移现象方可谈及英语学习研究。

## 2 理论依据

Jarvis (2000)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母语迁移研究的统一框架 (United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L1 Influence), 该框架包括三个部分: 1. 对母语迁移研究有所启发性的操作定义; 2. 研究母

语迁移所提供的证据类型的简述; 3. 任何关于迁移的严格调查中需要控制的外部变量。

在 Jarvis (2000, 2010) 的基础上, 蔡金亭 (2015) 提出了判断母语迁移的比较——归纳方法框架。他认为, 可以将母语迁移定义为一个学习者的过渡语语料中与他对应的母语语料中一致的任何实例。该框架中对二语产出中的母语迁移的判断, 有两个层面——个人层面和组群层面, 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以上两个框架为研究多语背景大学生英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提供了科学的、系统的判断标准, 本文将结合以上两个框架, 探讨大学生的英语完成时习得过程中的语言迁移情况。

## 3 数据分析

本次共发放了 1600 份问卷,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1123 个。首先, 通过第一部分的问题, 我们收集到了参加本次调查的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学习策略等方面的信息。其次, 要求学生第二部分的 11 道翻译题进行蒙译汉、蒙译英任务。根据英语翻译给出分数: 若翻译完全正确得 1 分, 若翻译有误记为 0 分。对翻译有误的答案进一步分析错误的类型, 进行标注。通过 SPSS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本文介绍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部分分析情况。

### 3.1 语言使用情况

受试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蒙古语和英语的熟练程度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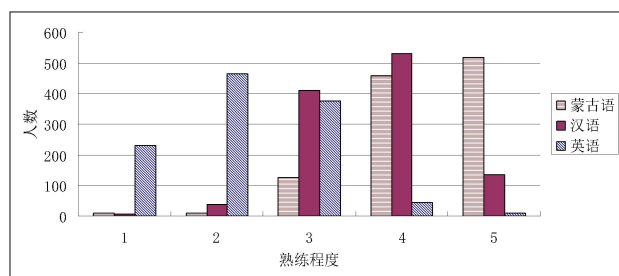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使用熟练程度

从图1可以看出,学生关于蒙古语使用熟练程度的回答集中在4(很熟练)和5(非常熟练)两个选项上,总共有977人,占总人数的87.0%。关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熟练程度的回答集中在3(一般)和4(很熟练)两个选项上,总共有944人,占总数的84.1%;回答5(非常熟练)的人有135个,占总数的12.0%。关于英语使用熟练程度的回答集中在2(不太熟练)和3(一

般)两个选项上,总共有840人,占总数的74.8%;回答1(非常熟练)的人有230个,占总数的20.5%。这个结果说明,受试学生的蒙古语使用熟练程度最高,其次为国家通用语言,最后是英语。可以看出受试学生的母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处于中偏上等水平,但是英语水平普遍处于偏低的水平。

### 3.2 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是由两组翻译题构成,第一题中设计了13道翻译题,11道是考查英语现在完成时的掌握程度而设计,另外2道是干扰题,不计统计。11道翻译题又可分为只有体标记(M)、只有时间状语(Ad)、两者都有何两者均没有四种。前三种类型较为常见,但第四种表达法在蒙古语中是不常见的。如下表所示(+号代表有该项,一号代表无该项)。

表1 翻译题句子的类型

翻译题句子	体标记	时间状语	类型
(1) bi dasxal iyan xiged baračixajai. I have finished my homework.	+	—	II
(2) tere höhehota dü tabun jil amiduraju baina. He/She has lived in Huhhot for 5 years.	—	+	III
(3) bi ene kino yi nigente dörbe udaga üječijejei. I have seen the movie for four times.	+	+	I
(4) bi begejng dü xürčü öngeregsen yum. I have been to Beijing.	—	—	IV
(5) tede anggi yin ger i čeberlečixegsen. They have cleaned the classroom.	+	—	II
(6) bide bötön ödör ajił xičixebe. We have worked all the day.	+	+	I
(7) süxe čonxo yi xagalčixaba. Suhe has broken the window.	+	—	II
(8) bi ende dologan jil bagšilažu baina. I have taught taught here for 7years.	—	+	III
(9) gowa odo boltala 1000 üsüg čegejileged baina. Gowa has learned 1000 words so far.	—	+	III
(10) tere sayixan dagulagad baračixajai. He/she has just sung.	+	+	I
(11) bide nigente xičiyel iyen orogad dagusxagčixagsan. We have already had class.	+	+	I

如表1所示,将翻译题的11个句子,按照有无体标记和时间状语分为4个类型:I类为既有体标记也有时间状语;II类为有体标记无时间状语;III类为无体标记有时间状语;IV类为既无体标记也无时间状语。

本文中所指的蒙古语完成体标记为“čixa、čixe”,出现的时间状语为“tabun jil(五年)、nigente(已经)、dürbe udaga(4次)、bötön ödör(一整天)、

dologan jil(七年)、odo boltala(至今为止)、sayixan(刚)”等。其中,tabun jil, bötön ödör, dologan jil, odo boltala对应英语的持续时间状语,nigente和sayixan对应对比时间状语,dürbe udaga对应频数时间状语。

受试学生的11个句子翻译和4个类型的正误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翻译题正确率

正确翻译总数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人数	5	5	31	42	80	82	108	74	49	56	125	466
%	0.45	0.45	2.8	3.7	7.1	7.3	9.6	6.6	4.4	5.0	11.1	41.5

从表 2 可以看出,受试学生当中全部翻译错误的学生最多,共有 466 人,占 41.5%;并列排在最后的是翻译出 10 道和 11 道题的学生各有 5 人,占 0.45%。这说明受试大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还是比较低,有 41.5% 的学生一道题也没有翻译对,能够翻译出 6 道题以上的学生有 245 人,占总数的 21.8%,绝大部分的人只能翻译出一半的题,出现的错误有很多种(错误分析将在后面按照每个类型详细分析),造成这种学习现状跟他们的基础、学习态度、学习策略以及双语背景是有关联的。

### 3 总结

本调查的受试学生本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处于中上等水平,但是英语水平普遍处于偏低的水平。这些学生没有明确的或者较强的动机去学习英语,这也造成了他们的英语课堂效率低,成绩低下的现象。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 受试大学生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过程中,不仅有来自母语的负迁移,还有正迁移;2. 受试大学生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过程中,蒙古语的完成体有标记形式的正迁移相对少,完成体标记“-čixa, -čixe”没有产生积极影响;3. 受试大学生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过程中,蒙古语的对过去时英语现在完成体习得产生了消极影响;4. 受试学生在蒙古语句中无法找到判断的依据时,转向汉语翻译,并且从汉语翻译中的“了”得到了提示,选择了一般过去时。

通过本研究,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发现多语背景大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与不足,同时也有助于这些学生意识到个人在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为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 参考文献

- [1]Cenoz, J., “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 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 [2]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Jarvis, S., “Methodological rigor in the study of transfer : Identifying L1 influence in the interlanguage lexicon”, Language Learning, vol. 150, 2000.
- [4]蔡金亭:《Jakobson 的语言标记理论:成就与不足》,《外语学刊》,2001 年第 2 期。
- [5]蔡金亭:《在二语产出中判断母语迁移的比较-归纳方法框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作者简介:斯琴格日乐,1984 年 2 月出生,女,蒙古族,内蒙古正蓝旗人,集宁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二语习得,对比语言学。

本论文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中国与蒙古国高校大学英语教育现状比较”(项目编号:NJSY21247)的阶段性成果;集宁师范学院博士创新科研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英语习得过程中的语言迁移研究”(项目编号:jsbsjj2350)的阶段性成果。